

《千金记》明刻本考辨*

马 衍

沈采的《千金记》是一部根据汉朝大将韩信的故事改编创作的历史剧,展现了韩信从贫士到大将,辅佐刘邦一统天下的过程,满足了百姓渴望成功的心理欲望。明代以来《千金记》是舞台上热演的剧目,戏曲选本中常收录《千金记》,现存明人编选的戏曲选本中有19本选录了《千金记》散出^①,明清文人的笔记中也有记载《千金记》的演出,如,祁彪佳崇祯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记:“午后于金楚畹家,同郑切庵、余武贞,公请郭公祖,演《千金记》,适闻老母有小恙,乃棹舟夜归。”^②清宋荦《筠廊偶笔》:“袁箴庵以《西楼传奇》得盛名,与人谈及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千金记》中的一出戏,引者注)。舆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西楼记》中唱词,引者注),乃演《千金记》耶?箴庵狂喜,几至舆。”^③这说明袁于令《西楼记》受到瞩目,但也真实反映了《千金记》的演出情况和百姓对此剧的热衷喜爱。目前所能见到的《千金记》明代刻本有金陵富春堂刻本(以下简称富本)、金陵世德堂刻本(以下简称世本),仇英绘像本(以下简称仇本),毛晋汲古阁本(以下简称汲本)等^④。这四种本子,前三种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刻,汲本为明代末年刊刻,说明《千金记》在明代中后期颇为流行。经过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十种曲》研究”(11BB018)、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明昆曲散出选本研究”(09YSC008)、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万历戏曲散出选本研究”(09SJD760029)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十九本戏曲选本为:《词林一枝》、《大明天下春》、《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群音类选》、《乐府红珊》、《摘锦奇音》、《吴歃萃雅》、《赛征歌集》、《歌林拾翠》、《乐府歌舞台》、《乐府遏云编》、《词林逸响》、《万壑清音》、《怡春锦》、《尧天乐》、《增订珊珊集》、《乐府南音》、《醉怡情》。

②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75页。

③ 宋荦:《筠廊偶笔》,《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1页。

④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100页。

勘发现,富本、仇本、汲本为同一版本系统,其中汲本与富本极为相似,当以富本为底本或与富本同一祖本,世本为另一版本系统。下面作具体分析。

—

富本、仇本、汲本三个本子虽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属于一个版本系统,世本在情节的构造上、人物形象塑造、曲牌、唱词等方面与富本等三个本子有许多差异^①,属于另外一个版本系统。下面我们将富本、仇本与世本作一比较^②。

1.看剧作情节的构成和剪裁。最早记载韩信事迹的史书是司马迁之《史记》,《千金记》中的许多重要情节皆源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富本、仇本与世本的情节构成和主要线索大致相同,这说明韩信的故事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变化不是太大,人们广为传颂和津津乐道的主要情节是相似的,而韩信后来被斩杀的悲剧性结局三个本子皆未描述,似出于塑造韩信正面形象的需要,迎合了百姓期盼成功的心理,也符合传奇大团圆结局的要求。

但三个本子在材料的选取和剪裁上有所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颇有差异。例如,描写楚汉相争的决战阶段,三个本子在韩信排兵布阵、项羽被放走等情节描写上大同小异,充分展示了韩信志在必得的气概,项羽失败的命运已成定局。但是,其中间过程的描写则有很大的出入。富本此段内容在第三十八、三十九出^③,韩信踌躇满志,在九里山下布下十面埋伏。刘邦登山观望布阵,连声称赞“好阵势,好阵势”。不料想,在山顶上饮酒、观阵的刘邦被大势已去的项羽射中一箭,且看这段描写:“(净云)山顶上高歌饮酒必是刘邦这厮,——待我射怯才一箭,怯才看箭。可喜可喜。(净众下)(沛云)呀,军师,我被那匹夫中了一箭。(末云)待臣取了箭,下面有众将不好看,只说中其足。(沛云)说的是,军师反驾罢。”刘邦在张良等护送下匆匆离去。这场面不仅令刘邦有些尴尬,也多少挫了韩信的锐气。刘邦中箭的情节是有依据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④很明显,富本对刘邦中箭的情节进行了改造,射箭的背景和环境已与史书有所不同,但其对项羽神威和刘邦狼狈状况的描写与《史记》是一致的。富本接下来描写英布、韩信、彭越等大将相继上场与项羽交战,项羽怒斥英布、彭越等为“忘恩负义”贼。经过一番激战,项羽被放走,韩信又调兵遣将往渡口布阵,围剿项羽。而项羽颇不甘心:“(净上云)军校,你见我九里山前杀韩信这

①此前有论及《千金记》版本的文章,皆未能看到仇英绘像本,有的甚至未能看到世德堂本,因而其论述难免偏颇。

②因汲本以富本为本或以富本的底本为本,下面有专节对富本、汲本进行比较,故此处不再将汲本列入。

③文中所引富本原文,皆出自《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金陵书坊富春堂绣梓。

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页。

一阵么?杀了他一将一都尉,头将有数百员。非战之罪,天欲亡我,天欲亡我。”这段内容仍受了《史记》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四面被困时,仍能“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其英雄风采使“汉军皆披靡”,项羽反复向部下表白自己的失败乃“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①。富本在项羽形象的塑造上突出了其悲剧英雄色彩,而世本并无刘邦视察和中箭的描写,也无项羽自鸣得意的表白,它描绘了韩信与项羽对阵时汉军的所向披靡,楚兵的溃不成军,项羽的穷途末路,渲染了项羽走投无路的落魄:“(生)(扮韩信,引者注)杀上去。(呐喊科)(净)(扮项羽,引者注)霸业空图,心中甚凄楚。虞姬自刎,子弟尽皆无。(生)杀上去。(净)霸业空图,含羞大丈夫。撞过兵九阵,心中力甚无。”^②这也许可以更好地衬托韩信的八面威风 and 不可阻挡的气势,项羽全无楚霸王的豪气,只是哀伤、叹息,其形象已与历史上的人物有距离。而仇本的十面埋伏虽然也无刘邦中箭的描写,它以韩信对消灭项羽充满信心的唱词(与富本和世本皆不同)为主干,其间穿插了项羽与汉方大将的厮杀,但项羽对汉将的质问和蔑视与富本相似,充满了英雄气概,与历史上项羽的英雄形象基本吻合。

在《千金记》中,同样的内容,富本(包括仇本)和世本的剪裁有时是不一样的,韩信的的特征和性格表现也是不同的。如,“弃楚投汉”是韩信人生中的重要事件,但是三个本子的处理有所不同,试进行比较:

韩信的投汉在富本第十六折(仇本在第十五出《识侠》),武信君战败丧亡后,项羽意识到韩信的谋略非同凡响,授予其执戟郎一职,但这与韩信的志向无疑有很大的距离。韩信对自己得不到重用耿耿于怀。鸿门宴结束之后,韩信借张良来楚营之际,特意找个机会与张良单独见面。当张良强调“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鼓动韩信投汉,同时又表示担心其“然轻诺重”时,韩信急急表白“我韩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并约好投汉时被接纳的证物。这段情节对史实有所丰富,但却真实反映出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韩信复杂的心态和利己的处世态度:对项羽志大才疏的失望,对能否被汉家重用的疑虑,对自己未来前景的期待,以及看到希望就采取行动的果敢,韩信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而在世本中,第十四出《子房访信》,在情节设置上甚为突兀,既无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张良的个性,更与前后的情节无多大关联。如,张良扮作道士上场,唱到:“……汉王缺少良将,昨日在咸阳市上遇着韩信,……言谈有理,智略高人,必有大用。”张良自言昨日遇着韩信面谈,识得其过人才干,可两人见面,韩信竟不识来者——直至张良表白“我是汉国军师张子房”。张良言汉家欲聘韩信为大元帅,——那以后韩信的期待、担忧、谋划也将化为乌有,萧何对韩信的了解、考察、举荐也失去了实际意义,众人对“拜将”的好奇、揣测、艳羡仅仅

^①司马迁:《史记》,第334-335页。

^②文中所引世本原文,皆出自《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千金记》,明万历金陵书林唐氏世德堂梓。

成了一种点缀,紧接着的一系列情节便没了着落。世本中,萧何初见韩信时言“吾未识此人胸次,况子房引见之时,我就与他谈论一番,便知他胸中抱负了”,此时萧何仅闻韩信其名,尚未见识其才,距考虑授韩信大元帅职位还有一段距离。况且以张良谨慎的个性,在初见韩信时不可能轻言许诺韩信为汉家大元帅的——这有几戏和信口开河之嫌。这段情节当是后来添加的,目的似为了突出韩信过人的才干和名声,增添其神秘气质。

富本(包括仇本)韩信的“背楚投汉”带有很大的主动性——主动试探、主动拜访张良(期间张良也曾怂恿、鼓动韩信投汉)、主动寻找机会、主动选择汉室,这符合韩信富有谋略和渴望成功的心理特点。而世本则强调韩信“背楚投汉”的被动性,军师张良主动找到韩信,游说、利诱韩信,促使韩信“弃楚投汉”。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信)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人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①,虽然只有寥寥二十几字,但不难看出韩信的“弃楚投汉”是主动的,其初到汉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韩信曾表白“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②,可见韩信“弃楚归汉”带有主动性更入情人理,更符合史实。尽管三个本子对“弃楚归汉”的情节都有所丰富演绎,富本(包括仇本)中韩信积极入世的态度和善于创造机会、把握机会的个性得到凸显,而世本中对韩信的过人才有所美化,两相比较,富本的描写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性,世本的描写有时不够合理。

韩信主动投汉既符合韩信的个性和心态,又接近史实,世本何以将韩信“主动投汉”改为“被动归汉”?这似乎出于维护韩信正面英雄形象,以消除韩信“背信弃义”的罪名。剧中双方交战时,项羽曾斥责过韩信“你这懦夫,曾投我国,吾授你为执戟郎,与我有君臣之分,你背楚归汉、忘恩负义”,世本中韩信投汉的抉择是时势造成的、张良促成的,世本强调外在的因素似为了减轻韩信所承受的信义压力。尽管战国时期“朝为秦臣,暮为楚子”是较为普遍的事情,但是,“背信弃义”毕竟与通行的社会道德不符,剧中有一个细节,前面已有项羽亲授韩信执戟郎的情节,可世本却多了一句话,“我韩信得蒙范增大人举保我为马前执戟郎官之职”,这与前面的情节是矛盾的,也当是后来添加的,它传达出一个信息:“执戟郎”是由范增保荐,“恩情”在于范增而不在于项羽。这样可淡化韩信“背信弃义”的罪名,韩信的“弃楚归汉”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富本全剧 50 折,仇本 46 出^③,世本 36 出,世本比富本少了 14 折(出),世本无富本的第十二折、二十三折、二十四折、二十七折、三十三折、三十九折、四

①司马迁:《史记》,第 2610 页。

②司马迁:《史记》,第 2622 页。

③仇本比富本少了 4 出,内容涉及项羽招兵买马、韩信破赵、子房功成退隐等内容,还有将富本一出变为两出,将富本两出改为一出各 1 处,除此而外,只有个别曲子、宾白的增删,其余几乎完全一致。

十七折,计整整7折。除此以外,富本的第七、八折,第十八、十九折,第二十、二十一折,第三十五、三十六折,第三十八、四十、四十一折,第四十八、四十九折在世本分别合为一出。经过比勘发现,世本比富本少的14折(出)有三种情况:一是减少了过场戏。世本没有的7折(出),情节涉及项羽闻说刘邦已入关,欲击打刘邦;韩信妻为丈夫缝制好冬衣、冬被,却深夜遭偷;赵王率军准备迎击韩信;韩信妻牵挂丈夫,却惊闻其身亡的噩耗;韩信率众围剿项羽,项羽最终被放走;里长为迎接韩信,抓差舞弊被戳穿等等,其中6折(出)为过场戏。而合并的场次中,富本的第七折、第十八折、第四十折也为过场戏,这样世本就比富本减少了9折(出)过场戏。二是将相关联的两折内容合并成一出,象韩信因粮仓被烧而获斩,在刑场意外被释放;张良定下瓦解楚军的妙计,楚军士闻笛声思念家乡而逃亡;韩信布下十面埋伏,项羽走投无路自刎身亡;韩信荣耀归乡,饶恕了曾羞辱他的无赖,以千金酬谢漂母等内容,在富本分别为两折,而在世本皆合并成一出。三是将突出项羽英雄气概的第三十九折删除。很显然,世本少的14折(出),与主旨和韩信形象的塑造关系不大。世本的处理,使得全剧情节更为紧凑,结构更加严谨,项羽的英雄气概被淡化,主要人物韩信智谋过人的特点更为醒目和突出。但由于少了9折(出)过场戏,世本表现韩信一线的情节过于集中,不仅扮演韩信的演员演唱吃力,人物的多样性、情节的丰富性、结构的层次感和张弛度不够,场面也显得单一。总之,世本的处理增强了剧作的文学性,但不利于舞台演出。

2.看剧作的艺术体制。首先,从曲牌及唱词上看,富本(包括仇本)与明初本子更为接近,而世本则有某些时本的特征。

明代徐子室辑、钮少雅编订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①(以下简称《九宫正始》),被公认为更多的保留了宋元南戏、明初传奇作品的原始面貌。经过比勘发现,富本^②与《九宫正始》选录的明初传奇《千金记》曲子几乎全部相同,而世本则有一定的修改,有的具有《九宫正始》提到的时本的特征。

《九宫正始》选录的《千金记》仅有八处,通过比较我们发现:

《九宫正始》第一处选的画眉啄木【画眉序】“设宴割鸿沟”一段,富本曲牌作“锦堂犯画眉序”,其曲词与《九宫正始》相比,仅有两字不同,而世本作【画眉序】,有五个字不同。

第二、三处选的【双鸂鶒】“告大王须听讲”与接着的【前腔】第二换头“听伊说心中悒快”,两个本子曲牌皆写作【双鸡勅】,当是【双鸂鶒】的通俗写法。富本和世本与《九宫正始》分别有四个、九个字的不同。

第四处选的【大环著】第二格“摆鸾旗拥道”一段,富本曲牌作【大环

^①徐子室辑,钮少雅编订:《九宫正始》,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3-4,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②因《九宫正始》选录的片段中,仇本与富本几乎全部相同,故下面仅将富本与世本作比较。

着],首句重复一遍,曲词仅有两字与《九宫正始》不同,而世本曲牌标做【大趯鼓】,有七个字不同。查沈璟《增订南九宫曲谱》,其收入《千金记》唯一的一支曲即此曲,曲词与《九宫正始》相比仅有一处不同。沈璟将曲牌标做“驮环着”,属中吕调过曲,并言“驮,今作大,非也”^①,《九宫大成》也作“驮环着”,但是,考沈谱据以为本的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作“中吕调过曲【大环着】”^②,此曲牌当为【大环着】。

第五处选的“姐姐上锦堂”,由【昼锦堂换头】、【月上海棠】、【好姐姐】组成,富本曲牌为【锦堂犯画眉序】,曲词全同,而世本曲牌作【画眉序】,有六个字不同。

第六处选的【桃源忆故人】“天涯游子关山阻”一段,富本曲牌、曲词全同,而世本不仅无此曲,此曲所在的第三十三折,即韩信妻在家思念丈夫却惊闻丈夫获罪被斩的情节,世本皆无。可见世本对与主旨关联不大的内容已删除。

第七处选的【水叨令】“宝殿祥云”一段,富本和世本曲牌曲词全同,与《九宫正始》曲牌也相同,曲词仅有两字不同。

第八处选的【青天歌】“前队两边分”一段,富本曲牌同,曲词仅有四字不同,钮少雅特意提到“此调时谱作【锦上花】,置属仙吕入双调,误”。而世本此支曲子的曲牌即为【锦上花】,说明世本此曲受到时调的影响,而其曲词与富本仅有一字不同,可见时本与古本的内容相差不大。

尽管《九宫正始》选取《千金记》的曲子不够多,仅有八处,但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富本(包括仇本)和世本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同,说明《千金记》在流传过程中,主要情节和核心内容没有太大的改变,相比而言,富本(包括仇本)与《九宫正始》情节安排更接近,而世本对情节有所删减,显得更加紧凑。

其次,从剧作的语言风格来看,总的说来,三个本子的宾白比曲词通俗,而三个本子内容相近文词相异时,富本的语言通俗且符合人物身份,仇本有时略带书面语色彩,而世本则语言精炼,遣词造句更加文雅,反映出《千金记》在流传过程中文人的关注和参与。

如,韩信初投军至项梁麾下,适逢项梁欲出兵攻打章邯,韩信阻止其发兵。富本(包括仇本)和世本这段宾白的语言风格即有差异。富本(包括仇本)的“今晚进兵,却有大败”、“爷爷这里败,他那里胜”、“这厮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叫军校,拿去砍了”与世本“今日出军,主帅败将”、“这厮才得进步,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拿下去斩了”相比,富本(包括仇本)的口语化色彩重,世本的语言文雅,书卷气息浓。而不同本子表现出的人物个性略有差异。富本

①沈璟:《增订南九宫曲谱》,《善本戏曲丛刊》3-2,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323-324页。

②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善本戏曲丛刊》3-1,第118页。

(包括仇本)中项梁的张狂、自以为是,项羽的富有谋略,韩信欲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皆跃然纸上,而世本中的韩信更为自信,项梁显得头脑简单,意气用事,项羽则富有谋略。

再如,韩信灭齐后,齐国百姓夹道欢迎韩信的场面,三个本子也有些差异。富本和仇本几乎完全相同,世本的宾白总体来说比富本少,而此处却比富本多了一段,多出的内容是数落项羽的罪行,俨然是声讨项羽的檄文。这段文字,诸如“吾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为贼敌乃可。项羽不仁,放杀其主,神人共怒,此乃天地间之贼首也……俱各缟素”等语,纯为书面语,并不符合齐国普通百姓的身份和口气,与其前后内容的风格也不一致,恐亦为文人后来添加。富本具有朴质的风格特点,仇本与富本风格基本一致,略有变化处,更显文字流畅,而世本则经过了艺术化的加工,更多地带有文人的审美趣味和语言风貌。

再次,看结构体制。富本仍标“折”,无折目,且“前腔”不另起一行,接着原调一直排下去,有时连“前腔”两字也不标出。脚色在全剧的标示也不统一,这是早期南戏作品的特点在明初传奇的遗留。仇本已标“出”,有两字出目,是传奇成熟期常见的标示方法,说明仇本在富本或富本的祖本的基础上略作加工。而世本分三十六出,有整齐的四字出目,能概括每出的大意,显示了传奇发展过程中文人的参与和加工。

3.看舞台演出效果。富本(包括仇本)形式多样、场面丰富、活泼,人物动作感强,而世本往往注重人物抒情,对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的揭示更为淋漓尽致,也更有深度,场面则显得平淡,不及富本舞台效果好。

如,第五出,韩信和妻子争辩一场,三个本子的唱词大同小异,而其场面和演出效果有所不同,试看下表(表见下页):

富本韩信和妻子轮流唱,韩信唱时其妻有插话,其妻唱时,韩信有插话,甚至不待妻子说完,韩信就抢着接话,既打破了一人独唱的单调和疲倦,也显得错落有致,将两人各陈己见、互不相让、争个不停的家庭生活场面如画描出,场面活泼生动,有层次,动感强,极具戏剧性。仇本的处理基本同富本,仅删掉了个别的插话,比富本略显简约和流畅,而世本无韩信妻唱时韩信的七段插话,仅在中间有韩信唱的一支曲,韩信妻的演唱一气呵成,其内心世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但场面单调,少了许多情趣,缺少舞台表现力。

总之,三个本子相比,富本和仇本描写了楚汉相争,塑造了群雄逐鹿的历史时期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大将韩信形象,韩信的对手项羽也得到了历史性的再现,且场面动感强,舞台效果好。富本更多的保留了剧作的原貌,仇本当是在富本祖本的基础上略加修改润色,体制更符合传奇的要求,文字更加流畅。而世本的主要内容与富本(包括仇本)相差不大,与富本相比,世本减少了9折(出)过场戏,在内容上也进行了精简,情节显得更为紧凑,语言更为整饬、精炼和文雅,韩信的 center 地位得到更好地突出,其正面英雄形象得到美化,项羽

富本五折	仇本第五出《闺谏》	世本第五出《夫妻分辩》
【八声甘州】(生唱)妇人见浅,絮叨叨、浑没远大之言。(旦云)奴家是个妇人家,那晓得远大之言。(生)我学成文武,运至我才当显。灯前暂将书剑展,他日须当将相权。(旦云)官人这般狼狈,要做将相,敢是你心偏了。(生)岂偏,定须逢发迹之年。【前腔】(旦唱)田园,夫妻过遣,务生涯方得济馁克寒。(生云)我不得封侯不罢休。(旦)你痴心胆大,平白地指望登天。(生云)你不要小看了我。(旦)只怕你功名富贵缘分浅,(生云)我就不信。(旦)家国无成两枉然。眼前,(生云)我眼前怎么说,(旦)怎能够发迹之年。(生唱)行看,功当致远,想洛阳季子曾受颠连。黑貂裘敝,回来骨肉欺嫌。他一朝金印腰下悬,陌路如亲不似前。料然,岂难逢发迹之年。(旦)讹言,我心中自转,待学吴起铁石心坚。(生云)你把言语触伤我么?(旦云)官人,自古道:夫妇琴瑟,兄弟孔怀,奴家怎敢伤触你。(生云)你伤触我怎么?(旦唱)官人,你后来休道妻不谏,蹈阵谁无勇者先。(生云)娘子,再不须你说。我意坚,定须逢发迹之年。	(生怒科)【八声甘州】妇人见浅,絮叨叨、全没远大之言。(旦)奴家那晓得远大之言。(生)我学成文武,运至我才当显。灯前暂将书剑展,他日须当将相权。(旦)敢是你心偏了。(生)岂偏,定须逢发迹之年。【前腔】(旦又)田园,夫妻过遣,务生涯方得济馁充寒。(生)我不得封侯不罢休。(旦)你痴心胆大,平白地指望登天。(生)你不要小看了我。(旦)只怕你功名富贵缘分浅,家国无成两枉然。眼前,(生)眼前怎么,(旦)怎能够发迹之年。(生又)行看,功当致远,想洛阳季子曾受颠连。黑貂裘敝,回来骨肉欺嫌。他一朝金印腰下悬,陌路如亲不似前。料然,岂难逢发迹之年。(旦又)讹言,我心中自转,待学吴起铁石心坚。杀妻求将,免不得冤苦青篇。(生)你把言语触伤我么?(旦)官人,自古道:夫妇琴瑟,兄弟孔怀,奴家怎敢伤触你。你后来休道妻不谏,蹈阵无过勇者先。(生)娘子,再不须你说。我意坚,定须逢发迹之年。	【八声甘州歌】(生)妇人见浅,絮叨叨、全没些远大之言。(旦)奴家是妇人家,晓得甚么远大之言。(生唱)学成文武艺,时到我功名当显。我在灯前暂将书卷展,他日须当得将相权。(旦)你这般狼狈,还痴心定要指望作甚将相,敢是心偏了。(生)我岂偏,定还须发迹之年。【前腔】(旦)田园,夫妻过遣,务生涯济馁克寒。你痴心胆大,平白地里指望登天。只怕你功名富贵缘分浅,家国无成两枉然。眼前,怎能够发迹之年。(生)【前腔】行看,功名自显想,想洛阳季子曾受颠连。黑貂裘敝,归来后骨肉憎嫌。一朝六国金印悬,陌路如亲不似前。岂偏,定还我发迹之年。(旦)【前腔】讹言,心中惨伤,吴起铁石心肠坚。杀妻求将,那时苦尽心偏。祸来莫道妻不谏,上阵无过勇者先。眼前,怎能够发迹之年。

的形象则显得黯然失色。世本的改动显然是从文学的角度作的修改,艺术性更强,带有文人化的审美趣味,更适合案头阅读但不利于搬演,传递出《千金记》在流传中文人加工的重要变化。

二

汲本的出数与富本完全相同,富本共 50 折,汲本共 50 出,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曲词和宾白的遣词造句上几乎与富本如出一辙,汲本当以富本为本或以富本的祖本为本,这反映了毛晋对剧作原貌的追求和对舞

台演出效果的重视,与其《六十种曲》标榜的“绣刻演剧”的内涵是一致的。但是,汲本和富本也还是有一些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结构体制上,汲本做了一些规范性的调整。首先,富本标为“折”,无折目。明初传奇的分段并没有固定的称呼,有的沿袭了杂剧的分法,称之为“折”,后来渐渐形成规范,也有别于杂剧,皆称为“出”。富本标“折”,无折目,保留了明初传奇的面貌。而汲本^①皆标为“出”,每出加了两字的出目,象“遇仙”、“省女”等,能概括每出的主要内容,这既是明传奇的做法,也与仇本的体例一致——出目由两字概括,但汲本与仇本的出目仅有九出完全相同,毛晋根据自己的理解当又重新拟定了部分出目,多数言简意赅,个别的不好理解,如“仰役”意思不够明确等。其次,富本脚色标示有时显得混乱和有误,如,韩信的岳母这个角色,富本有时标“占”,有时标“贴”,汲本统一标为“占”。韩信的小舅子,多数标“小生”,有时标“丑”,汲本皆标做“小生”。项梁初以“净”角上场,后又标作“外”,汲本一律标作“外”,既保留原貌,又统一。富本的曲牌一般都另起一行,个别连着排,如,第六折的【挂真儿】、第九折的【一封书】接着前调排下去,汲本一律另起一行排列,富本的“前腔”多数接着原曲调排列,有时连“前腔”也不标示,汲本的“前腔”皆另起一行,并统一标示【前腔】,这样眉目清楚,既利于阅读欣赏,也便于指导舞台演出,汲本的做法可能参照了仇本。

2.对唱词、宾白作了一些修改。汲本对富本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这里有几种情况:

一是纠正了富本的一些错误。富本有一些刊刻错误,汲本根据上下文或其他版本予以更改。

如,富本第五折,韩信唱了一曲【昼眉序】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之情,“昼”当为“画”之误,汲本改为【画眉序】。富本第十二折,【卜算子】(亚夫上唱),而唱词和宾白皆是项羽的口吻,接着“(净)请亚夫出来(外扮亚夫上)”很显然,前面“亚夫”为“净”(项羽)之误,汲本予以更改,标为“净上”。富本第二十八折【尾声】,萧何、张良和韩信三人歃血为盟后,萧何问韩信:“不知元帅军师,择在何日?”汲本据下文“(生)下官拜将之后,出师之计已有定矣”,将“军师”改为“出师”,而仇本为“不知元帅出师,择在何日”,汲本也可能经比较从仇本。富本第三十四折,写令官报沛公围楚霸王于垓下,请韩信速速起兵,韩信唱了一曲【包子令】,气概豪迈,众合唱“管教项羽保身亡”,显然,“保”字有误,汲本改成“管教项羽早身亡”,其依据为下文有“……番身钩锁虎争狼,管教项羽早身亡”之句。

又如,第五十折,富本中韩信妻子与丈夫团聚,十分欣喜且无限感慨,向韩

^①文中所引汲本,皆出自《绣刻千金记定本》,原开明书店排印,吴晓铃据明末汲古阁初印本及其他明刊本校订,中华书局,1958年。

信倾诉别后情形,“从君别后,独守蓬门,深赖承岳母,晨昏意勤”,将“母亲”误称“岳母”,仇本也误将“母亲”刻作“岳母”,汲本予以更正,“深赖我母氏,晨昏意勤”,世本为“深赖承娘亲”,诸如此类,富本的刊刻错误,汲本一般能予以纠正,这也可见汲本校勘的细致。当然,汲本也有未及发现,仍沿袭原本之处,如,富本有时在宾白中标“小舅”和“母”,汲本亦如是,这可能是汲本对宾白不及对曲词那样重视的缘故。

二是富本原来语意不明、不通或表达不妥的,汲本据他本加以删改,使语意通顺、明了,更符合人物身份和个性。

如,第八折,两个街混商量要韩信从其胯下钻过,以羞辱韩信,富本作“要在我两个胯下钻过,饶你,你若不钻,凭你怎么”,人称代词运用有些混乱,语意不明,仇本作“要他在我两个胯下钻过,饶他,他若不钻,凭我怎么”指代明了,意义豁显,汲本与仇本完全一致,当从仇本修改。又如,富本第十七折,张良带着韩信去见萧何,“(末云)山人因韩生参见,望老丞相举用头目”,“举用头目”语意不明,当为刊刻错误,汲本根据上下文改为“望老丞相举用青目”,文意清晰。

再如,第二十八折,富本【满庭芳】曲后,有一段张良等待萧何时的念白:“昨闻丞相举荐韩生,具礼拜为大将之职,今日约往帅营庆贺,怎么不见来?”仇本为“且等待他来”,前者话里透露出张良焦急的情绪,对丞相未按时到来有些许埋怨,后者则传达了张良心平气和等待丞相的客观情况,这更符合人物的个性和心境,汲本同仇本,当为依从仇本。又如,富本第四十二折,韩信妻得知丈夫还活着惊喜交加,富本为“(外进介)呀,母亲妹子解了凶衣,妹丈不曾死。(旦云)如何不曾死”,仇本为“我丈夫如何不曾死?请细说一番”,世本为“(小外)……妹丈不曾死,(旦)见在那里”,汲本改作“(小生进介)呀,母亲妹子解了孝衣,妹夫不曾死。(旦云)好了,谢天谢地”,汲本和世本中韩信妻子的话更合乎人之常情。富本第四十四折,张良与萧何一起送韩信归乡,张良言:“闻知元帅荣归故里,特来拜你”,仇本为“闻知元帅荣归故里,特来拜贺”,世本为“闻知元帅荣归故里,特来奉饯”,汲本改为“闻知元帅荣归故里,特来拜送”,汲本似在富本或仇本的基础上加以调整,表达更准确,符合其时的语境和情境。

汲本尽可能修正富本的错误,并对个别句子作了修改,偶尔还依据其他本子增添词句,使其文意更顺畅。如,第五出,韩信与妻子争辩一场,富本原为“我心中自转,待学吴起铁石心坚”,仇本为“我心中自转,待学吴起铁石心坚,杀妻求将,免不得冤苦青篇”,这对理解语意有好处,汲本同仇本,当为依从仇本。

当然,汲本也出现了少量刊刻错误。如,富本(包括仇本、世本)韩信授将时唱【水叨令】,汲本误刻作【大叨令】(查《九宫正始》和《九宫大成》曲谱,皆作【水叨令】曲牌,且皆引《千金记》此段曲子,前者标为“不知宫调过曲”,后者标为“黄钟宫正曲”,两本曲谱皆无【大叨令】曲牌,可知汲本有误);第四

十六出,富本写张良见楚已灭,汉王有疑虑之心,决定及早隐居为安:“出家求闲总忘情,回头认假和真。假和真,都不用,将心放坦平。”汲本作“将心改坦平”,当为刊刻错误,等等。

值得重视的是,汲本对富本也有改动较大的地方,这容易给人以“擅改本子”的口实。其实,汲本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其更改往往有所本,且从剧中塑造人物形象出发,非擅自增加,只是论者未详加考察而已。

如第二十六出,韩信登坛授将后“点将”一段,汲本作了较大改动,与富本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点将前交代不同。富本中韩信只是强调“今主公拜韩信,只要兴刘灭项。韩信今既在其位,必谋其政”,便开始点将。汲本在点将前作了铺垫:“即今勅吾统领大兵,下坛之时,立陈一本。众将皆居要位,若令不从,当若之何。蒙王降旨,明白道来。如朕不在,任尔施行。我见军中傲物气高者多,必须先振军心,才可行兵。”接着叫曹参传令,并发布当斩之十条,这为下面点将斩英盖做了很好的铺垫,也表明在大敌当头之际,树立元帅绝对权威的必要性,汲本的斩将比富本处理的更有理有据。二是英盖迟到的原因不同。富本写英盖迟到是没把韩信“这个懦夫”放在眼里,认为迟到属于小事一桩,至多罚一下。而汲本则写英盖与家人饮离别酒来迟了。同样描写韩信在军中由众将不服到众将听令的过程,但富本可能会引发韩信斩将有个人情绪在里面的误会,而汲本则强调法令重于人情,军令如山倒。三是萧何求情的情况不同。富本写萧何在斩英盖和樊哙之前皆来求情,同样有圣上旨意,只因樊哙是椒房之亲,韩信斩了前者,赦免了后者——随之加上相应的惩罚措施。富本给读者的感觉是似乎大将一犯法,萧何就求情,而韩信对圣旨可以区别对待。汲本里萧何只在斩樊哙前带着圣旨求情,对斩英盖表示肯定,因樊哙毕竟以前有大功,且是椒房之亲,韩信重打樊哙一百下,令其将功补过。汲本中韩信处理得有礼有节。第四处不同是富本点将通篇为宾白,汲本在宾白里添加了韩信唱的三支曲,韩信的演唱也使此段既错落有致,又突出大将韩信在军中树立威望的过程。将汲本与仇本比较发现,两本除了点将时大将出场的顺序有所不同,汲本中韩信的演唱为三支曲,比仇本少了【北石榴花】、【出队子】、【上小楼】、【雪里梅】四支曲,其余几乎全同。可见,汲本此处似从仇本改动,而明万历时期的许多选本中“点将”的内容多数从仇本,说明汲本的依从仇本似关注到流行的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富本更接近剧作原貌,汲本以富本或富本的祖本为本,同时作了少量的改动,其增删很有节制且多数有所本,主要是依从了仇本,个别之处根据上下文对富本做了一些订正和修改,使词意更为清晰和流畅,文学性有所增强,但是并没有减弱富本适于舞台演出的特质。可见,其“绣刻演剧”不仅是为了招揽观众读者,也是审美追求的表白。